

香溪先生文集叙



士以志道為先而志道以
養氣為本氣全則道存氣
喪則道亡故達而在上任
天下之重安國家利社稷

進賢退不肖收功於無窮
者氣也窮而在下守聖賢
以遺推古今明治忽是上
而非上立言於不打昏亦
氣也苟氣之不養則達而

在上或克詘於富貴以得
失為患則道不行矣窮而
在下或隔穢於貧賤以紛
華為悅則道不守矣不守
不行氣喪而道亾則鳥能

收功無窮立言不朽哉是
則氣之在也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舉不可
以不養也吾之先友香溪
先生以養氣爲本而立言

不朽者與先生居香溪之
上自少至老篤學而躋於
文揆道而不以在故嬰其
慮其家世父祖爲名卿賢
刺史昆弟多居臆任而先

范香溪文集
生了無仕進意今
天子即位之初詔復制舉
以來天下士當時公卿有
以先生獲
詔者先生以辭之余嘗過

香溪之上而訪先生焉先
生危坐一室塵埃拙戶牖
而凝几席敗帷故器之所
不堪而先生貌克體胖神
宇泰然其言經術如親得

聖人而授其旨其論古成
敗事如目擊而身履之
而出示所為文則辯博而
峻整正與向所言論者相
表裡終日與之坐而無一

語及在間事此非走於道
而全其氣者能若是乎是
日先生謂予曰是間山水
清遠子能卜居以從吾游
乎余方累於世故從官遠

方漂流異鄉及棘而先生
歿已十年方悼若人之不
泐而吾無與居也一日先
生猶子元卿過余曰拜父
平替爲文至多今不欲秘

于家而出與世共之以齊
未辨勛先烈其誣臆論議
雜著爲二十二卷所於時
子嘗與叔父厚願叙以冠
其嘗嗟夫替鹿門子著書

而自叙又曰醉士隱於鹿
門不醉則游不遊則息
于道息其所未望息于文
慙其所未周古聖王旌山
夫谷民之譖者竟在斯乎

今先生不醉不游直息于
道而寓以文耳平時不
外慕累其心若求旌于
亦豈先生著書立言之本
意哉故述其志衡養氣之

寔以見素所蘊云先生姓
范氏名浚字茂明而元卿
名端臣今亦以文知名方
有志於世者

昔

紹興三十一年歲次辛巳

卯月十有三日同起陳

巖肖叙



香溪先生文集後序

子朱子集註孟子全載范
浚心箴由是天下莫不聞
其名且與天壤俱敝也浚
字茂明婺之蘭江人因其

里居稱香溪先生祠于學
宮舊矣師道幼即訪其文
集不可得嘗讀默成潘公
與范賢良書而知其交讀
徐忠壯公徽言傳而知其

所取又得前輩誦傳姑蘇
臺賦雜興諸詩茲欲見其
餘而仁山金氏四書考證
謂范集近亡以金之洽聞
而云然殆無有矣居其鄉

思其人而不誦其詩讀其
書不能不致予恨焉至順
辛未始得先生文七卷于
親友應氏家蓋其首編也
陳公巖肖序稱從子端臣

右史所纂凡二十二卷則
逸者尚多一日先生族孫
俊來言家藏缺自一至五
卷惜其無從補也于是忻
然畀之足以成編烏乎百

年之閱一朝而顯兩家之
藏不期而合抑亦有數存
其間耶先生當紹興中舉
賢良方正以秦檜當國不
起大節偉矣其學多本於

經貫穿精覈諸文皆蘄絕
矯健鑿上明整卓然名家
鄉先生有集蓋自先生始
也古之賢者嘗患無子孫
之傳而有子孫者每患其

不知學近時范氏之族豈
乏富貴者恨其不能為先
生置祠奉嘗至於斯集之
傳又不過當時一餉費耳
浮榮悖貨倏焉澌盡而不

亡者固自若亦足以有儆
矣今右史裔孫元璫念殘
集之復克懼泯沒之荐至
首刊數卷將率其族人之
力而終之不私其美又以

右史蒙齋集未及刊則以其與香溪唱酬諸詩既附見焉俾予序其事予於是編固願有述又嘉元璫之能光昭其先庶幾賢子孫

已凡與於此者豈不與有榮乎

至順壬申春五月

後學里生吳師道序



右史蒙齋
其錄警里
至貳拜申
榮刊
與
不



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序
進士唐君尚虞之治蘭溪
也用儒節吏善于其職克
協上下聲稱翕然乃于涖
政之餘閱地志訪遺書禮

鄉賢將以興廢舉墜隆化
美俗於是香溪先生范公
之後曰永昌者出其家藏
之集二十有二卷蓋先生
後子右史蒙齋之所類也

唐君讀而歎曰先生之文
世知誦習者心箴而已他
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
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
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

謂學者覺也心且不存何
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
者極有警發不獨心箴為
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後
誰學之語而先輩謂其得

於孟子者為多若先生者
豈非所謂豪傑之士哉幸
此集尚存惡可使之泯沒
而弗傳耶爰命鋟梓以惠
學者而俾懋識諸其末竊

惟先生之學之文與其立
身大節故侍郎陳公巖肖
禮部吳公正傳序之詳矣
懋生也晚弗獲接聞前輩
餘論於先生所造未能窺

其萬一尚何敢贊一辭哉
獨是吾鄉聖賢之學前此
未之聞也而濬其源者自
先生始繼而後有東萊兄
弟麗澤之講授又其後何

王金許遂相繼以得考亭
之統道學之傳於是為盛
非先生之功而誰功今當
道學不傳之餘而唐君復
以先生之文倡焉其所望

於吾黨之士者不淺豈天
意又欲大昌斯道之傳也
耶不然何其閔於前而顯
於今耶誦其詩讀其書而
遐想其人予數百年之上

能無奮然而興起者耶此
懋子唐君是集之刻所以
重有感云

屠維大淵獻之歲季秋九
日里浚學章懋拜手

謹題



范香溪先生文集序

藝自劉駱兩才人肇興其後迄以
 文獻甲宇內惟吾邑撥甌閩楚粵
 水陸之衝山川之秀發林麓之官
 助巖壑之瑰麗風氣之淋漓清迥出
 諸邑上而上下下數千餘載貫休氏
 以浮屠稱詩唐末五代間而著述
 遂亡一顯者其以著述顯而遺集
 迄今傳於世實始自范浚先生先
 生宋南渡及考亭朱氏游考亭

嘗遇先生而會先生出頌案上得
所撰心箴讀之六擊節賞歎手錄
以歸今附載孟氏書中是也是時
鄰人陳同甫以氣豪一代而尤尊
事考亭與同甫論學往復劄動盈
卷軸縷々不啻數萬言皆抨駁不
少假同時橫浦張九成金谿陸九
淵輩益負海內聲高位置持其說
不相下考亭一切攘斥為異端弗
遺餘力而獨先生迺虛懷如納若

此蓋自伯恭敬夫二大儒外曼弗
再覩者則先生學術醇然度越餘
子可弗問知也先生生平所著述
甚多々散軼今存者尚二十卷
余讀之其于道德天人之際深博
矣其詩文不甚槩于古其持論甚
破窾而才藻辭令弁々足以發之
非齷齪守章句椎樸俚儒比尤慷
慨好縱談天下事兩上皇帝諸書
及李富兩柄臣啓扞掌萬言率引

喻古今洞達彼已鑿之可見施行
至傳翟義說李孝逸志徐徽猷雄
辯瑰略百折弗窮而忠義激烈結
然之氣誦之猶若淳鬱於簡編而
飛動於翰墨是又足覘先生肩抱
之奇偉匪槁首山澤銳於忘世者
也俾南渡若臣一聽其言而委之
以國必載造式淑之宗而起之而
徒以空文托諸異代可悲已乃先
生所陳策雖廢弗信而遺集流傳

自宋迄今行且與劉駱兩公後先
不朽則造物之底于先生固遠且
大其之無足悲者矣胡名麟曰余
蓋于范浚先生為浚學云余嘗及
過其故居即今集兩縣名香溪者
范先生聚居溪上兄弟同氣凡十
人九人皆登制科躋臚仕獨范先
生以布衣終其身而獨以著述顯
今去宋南渡紹興僅數十世而九
人之名卒而問諸范氏之子孫莫

能一對而范先生集爛焉為吾邑
寶玉大子而九人猶得以科名自
列于後復於茲集乎賴焉於魏軟
近世夸毗之子往往揆腐鼠以嚇
鵠鷄其弗思之甚矣夫吾邑自范
先生前歷數千百載未始有以著
述顯者而有之實自茲集始而余
猥以沒死而得與于茲也則夫茲
集之序非余序之而誰也

皆

萬曆十三年歲在乙酉桂月

邑後學少室胡應麟序



頒刻心箴制章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聖諭內閣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其意甚為正心之助昨日自寫一篇并假為註釋與卿等看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大學士臣張璁謹

奏是月小至日伏承

賜內閣范浚心箴註一通臣稽首對揚乃竊嘆曰

至哉

聖人之用心乎漢董仲舒有言人君所為必求其端於天今陰極陽生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在易之卦為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非

聖人心學得之天其能體悉發明如此臣愚竊有感焉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蓋人心之微衆欲攻之者多自視聽言動而入程頤四箴實養心之大目也況

人君一心萬化之主而視聽言動尤當加謹者也臣

御註心箴敬摹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箴乞留神

省覽

聖諭輔臣張璠

午間得卿錄來視聽言動四箴朕甚喜悅朕前日因聽講官講心箴回宮深加愛尚欲釋其義不能欲已之心未放過只勉強註畧仍咨於卿等欲為

藻潤以成所作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
朕自念上荷

天命為人君長當務學以致其知待粗有領會之時
再註四箴須卿等贊之故諭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張璁謹

奏昨者伏承

聖諭仰見

皇上緝熙聖學之至也宋儒朱熹有言自古聖賢相
傳只是理會一箇心臣竊謂范浚心箴舉

其綱程頤四箴列其目相為發明者也臣
以此用功餘三十年莫之有得今

聖明啓發一至於此真育者之日月聳者之雷霆也
臣何能贊一辭第當刻石頒布以覺斯世
以廣

聖學之傳耳然而人見之莫不曰真

聖人復生非特堯舜之治見於天下而堯舜心法之
秘道統之傳固有在矣程頤四箴尚願

聖明啓示謹當再摹

宸翰與心箴註並行刻布以

為斯民斯道之幸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楊一清 臣謝遷 臣張璁 臣翟鑾 謹

題

皇上所註范氏心箴及程頤視聽言動四箴俱已刻

石乞

勅工部於翰林院後堂空地蓋亭豎立以垂永久

仍

勅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并南北直隸十三省提
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荷蒙

采納但亭宜有名伏乞

聖明勅定頒示內外一體遵行 臣又仰思

皇上前所著敬一箴發明心學甚為親切宜與前五
箴並傳合令工部將

敬一箴重刻一通設於亭中五箴并節奏

聖諭共六道分列左右以成

一代之制其於風化良有裨益謹題請

旨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勅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名與做敬一禮工二部知
道

御註心箴

堪輿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
浚作心箴說道茫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
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
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為三才有非
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為一身之主吾心
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
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

反豈不於人道違哉故范氏之作心箴雖是
 常言西山真氏特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
 時君宋君雖未能體察而為後世告其致意
 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
 之作本於范氏非真西山發揚其孰能知哉
 嗚呼念哉

雲峰胡氏註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音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

微太倉稊杜兮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堪輿謂天地

而人處天地間此身至小不過如太倉一粒稊米而

已然人之所以可與天地參為三才者惟在此心

之體豈往古來今孰無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

此心之大往古來今人人有之若純乎義理則是從

其大體若役於形氣則是從其小體彼禽獸之心終

日役役不過飲食牝牡而已人之本心而為形所役與

禽獸何異嗚呼人之禽獸亦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
 於小者不能異乎禽獸亦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
 獨何哉可以反而思矣此言口欲味目欲色耳欲聲
 去抵隙反逆為厥心病四肢欲安佚本心微有間隙
 彼則乘之一心之微眾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平
 而入矣

希此言此心之發於義理者甚微而役於形氣者甚
 其不亡以彼之眾攻我之微如國勢方弱而四面受敵
 者罕矣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句是說小人之從其小體此四句是說大人之從其
 大體曰誠曰念曰敬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
 也一體曰誠曰念曰敬即思之謂而敬即存誠之方
 其大者莫切於此天君泰然先立乎其大者百體
 從令是也愚者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
 可易之也愚者弗能奪朱子曰范氏之箴蓋得其旨未
 天官之心為天君又曰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
 令即此語以看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
 此心卓然能為耳目之君而從其大體所謂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者也孟子此章甚切能先立乎其大者則
 命於耳目而從其小體所謂立乎其大者則退然方聽
 之如何亦曰操而存之使得其能思之職而已

具辯純較踐

張篤實學問

既高議論齋

帛印堂出賢

瑚璉出器派

學所關昭示

來世

後學魏了翁

身

香傑先生贊



朱子小傳

范浚字茂明婺之蘭谿人隱居香溪世號香溪先生初不知從何學其學甚正近世言浙學者多尚事功浚獨有志聖賢之心學無少外慕屢辭徵辟不就所著文辭多本諸經而參諸子史其考易書春秋皆有傳註以發前儒之所未發於時家居授徒至數百人吾鄉亦有從其遊者熹嘗屢造其門而不獲見近始得學行之詳於先友呂伯恭庸述小傳以聞四方學者

香溪范先生傳

先生姓范氏名浚字茂明婺之蘭谿人世居香溪學者因稱之曰香溪先生曾大父鏐宋神宗時任開封府尹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大府少卿封長社郡公父筠任承議郎累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少保資政殿大學士封長社郡公再封榮國公諡文清母安定胡氏封同安郡夫人再封榮國夫人以徽宗建平靖國二年壬午實生先生天資高邁自少嗜學篤志求道年十八作嘆早亡詩二十韻姑蘇臺及述嚴等賦詞古意高膾炙人口二十一作淮

陰先生說李孝逸辭當時李叔易嘗稱其辨自是益
研窮六經諸子百家歷代國史辨博峻整出人意料
兄弟多居廛仕而先生絕無仕進意讀書之餘時綴
文辭與兄弟子姪輩或遊山玩水弄月吟風長篇短
歌追蹤古作互相倡和以舒情懷雖併儲屢空晏如
也高宗紹興元年詔舉賢良方正當時名公卿若樞
密富公等咸以先生應詔先生力辭又不忍遺世遠
引嘗撰策略二十餘篇皆當時經國之切務然以秦
檜當國終不屑以干時同郡陳公巖肖嘗訪先生於
香溪之上見其危坐一室塵埃棲戶牖而凝几席敗

帷故器人所不堪而先生貌充體胖神宇泰然謂先
生非知道養氣者不能然也考其學之所自嘗答潘
左司書云末學本無傳承所自喜者徒以師心謀道
尚見古人自得之意不劫劫為世俗趨慕耳答周侍
郎書云古人之學不越乎窮理理之所存師之所存
也則知先生之學惟在師心自得而已又嘗曰學者
必先存心心存則本立本立而後可以言學蓋學者
覺也覺由乎心心且不存何覺之有他如以至靜為
存心之奧以廉恥為入道之端謂古之聖賢未有不
由悔而成以慎獨進學名其齋欲深思力去自欺之

弊博求天地人物之理以舜蹠列爲圖欲謹惟狂克
念作聖惟聖罔念作狂之幾心與耳目各爲箴以自
規欲立大者制其小者大抵致力於存心養性所得
於孟子者爲多當時從遊學者自遠而至必教以孝
弟忠信之行物理性命之學其姓名可考者則永豐
柴喆盈川唐虞佐諸暨張龜年壽昌邵恂義烏陳九
言邑人高梅輩也有遺文二十二卷乃其兄子右史
端臣蒙齋所編紹興三十一年辛巳陳公巖肖爲之
序時先生歿且十年其文迄於紹興十九年己巳夏
四月而止自是先生蓋卒矣時年四十有九葬家南

五里許寶惠寺山之原贊曰於乎先生真豪傑之士
哉自孔孟既歿之後聖賢心學不傳寥寥千百餘年
矣至宋仁宗時有若濂溪周子得不傳之學倡道於
前河南二程子及橫渠張子相繼於後而東南知有
聖賢心學實自先生始嗚呼不由師傳默契道妙先
生真豪傑之士哉厥後東萊呂氏遠接中原文獻之
傳始與紫陽朱子講道麗澤書院朱子以先生心箴
入孟子集註而先生之學始大顯於世祠於學宮舊
矣然而宋文不列其傳太常不議其謚尚爲缺典也
先生歿且三百餘年平生實行漫爾無傳品不肖幸

生先生之里閑撫拾遺文得其顛末以為傳庶使後之誦其詩讀其書者知先生之為人得以論世也

弘治九年孟春後學章品撰



范香溪先生文集目錄

卷之一

心箴

耳目箴

續丹宸六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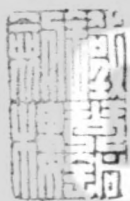
舜蹠圖

恥說

悔說

進學齋銘

愚齋銘



卷之二

性論上

性論下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月令論

卷之三

堯典論

湯誓仲虺之誥論

伊訓論

太甲三篇論

咸有一德論

說命三篇論

洪範論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附

君牙同命呂刑論

卷之四

周論

秦論

六國論

楚漢論

唐論

五代論

卷之五

孔子聞韶論

夷齊諫武王論

叔孫通知當世要務論

卷之六

慎獨齋記

存心齋記

養正齋記

自牧齋記

訥齋記

拙懶軒記

不欺堂記

三益齋記

平堂記

白泉記

西溪觀魚記

衢州龍游縣學田記

饒州浮梁縣程公生祠記

卷之七

姑蘇臺賦

述嚴賦

過莊賦

登八詠樓賦

慎術賦

猩猩賦

甘菊賦

蠲賦

卷之八

雜興五首

遣興五首

題八馬圖

寄謝潘舍人贈烏紗帽

遊蘭谿靈洞

題弟茂通斗齋

寄題錢伯茂致政奉議遙碧軒

寄題何元晉亦樂堂

送春曲

春融融效李長吉體

同姪伯通端杲效盧仝體

同弟茂通效溫飛卿體

送喬民瞻倅武昌

送徐履之倅南昌

六笑

讀楊子雲傳

讀王建射虎行

冬夜有感

送兄茂瞻機宜之官廣東

時年十七

贈青城道人

理喻

雜興四首

聽琴

寓居寶惠寺喜晴登山

次韻姪端方過予偕行南村翫月

送四兄茂安之任永嘉

次韻姪端臣雨晴出郊

送袁上人還銅山

卷之九

寄題餘姚嚴公堂

歎旱時年十八

戲贈蜀僧清鑒六言

讀長門賦

上李舍人

送徐彥思倅建安

擬李太白笑矣乎

龍游吳宰因勸農過寓居

龍游王丞相過寓居

四月一日偶成三絕句奉勉諸友

送李國佐還三衢

送趙安伯縣丞之任婺源

凌霄花

題武康唐伯南掃月軒

寄題鄭亨仲可友亭

四睡次三兄茂載韻

暮春病起絕句二首

浦江華藏寺如勝上人欲募施者開田佐僧供

以長老皎公書來求予詩作二十韻奉勉

郊行探春得梅林攀玩為樂因成詩示偕行

次韻樓仲輝郎中游天王寺登城晚歸三絕句

次韻姪端臣感興

次韻婺守林懿成檢正游赤松絕句四首

次韻姪端臣喜雨

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示姪

示友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江寧

對酒分和杜詩

遊赤松觀

次韻弟茂通立春四首

贈清鑒上人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苦寒行

淒涼行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姪端臣端杲觀異書効李

長吉體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効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偶作二首

狂泉

次韻六兄茂永論有無之作

已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姪端臣端杲觀王右

次韻姪端臣喜雨

送別姚令聲刪定還諸暨

示姪

示友

送張子經撫幹還臨安幕

送葉彥益縣丞之任江寧

對酒分和杜詩

遊赤松觀

次韻弟茂通立春四首

贈清鑒上人

寄題趙叔才秀芝堂

苦寒行

淒涼行

三月二十六日夜同姪端臣端杲觀異書効李

長吉體

四月十六日同弟姪効李長吉體分韻得首字

偶作二首

狂泉

次韻六兄茂永論有無之作

己巳十二月二十九日同姪端臣端杲觀王右

卷之十

軍帖并晉書以白藕薦酒成詩

池上晚酌

題雙清堂

陶潛詠

次韻六兄茂永首夏新晴

題四兄茂安藏春園

題四兄茂安秀野亭

次韻弟茂通晚晴

歲暮喜晴

初冬郊行

遊嚴州景德寺

雨後出郊二首

登富陽觀山亭

張子經示所得後湖居士詩及書札想見其人

寄意短韻

次韻姪端臣晚行南溪

課畦丁灌園

春望二首

讀孔北海傳

春雪晚晴出西村

送周西美主簿之任祁門

次韻陳叔永山居二首

西園

戲効白傅體送姚刪定

避盜泊舟武康遠光亭下與同行分和杜工部

詩傷秋及宿江邊閣二首

遊南山晚歸二首

賀長兄茂寬賜緋

李修撰哀輓二首

冬日行蘭谿道中六言二首

忘言示曾仲思

春日行蘭谿道中六言

次韻弟茂通郊行見梅

次韻姪端臣七夕

贈光上人

張生夜載酒相遇

幽居

寓龍止次韻六兄茂永見寄

姪端旻示遊花藏寺詩且道皎老相問意因次

韻併煩為簡皎公禪師

次韻三兄茂載偶成二首

送歐丈朝請赴闕

春飲分章字韻

次韻富修仲見贈二首

過嚴州烏龍嶺

次韻翁承之見寄二首

懷曹宗臣併寄

次韻姪伯通歲暮即事

悼致政樓少師

寓居蘭谿地濕卧病

次韻姪端臣同遊藏春園

詠東山

次韻姪端方喜雪

送王大聲

三兄茂載燕兄弟預者六友宜盡觴詠之樂長

兄茂寬有詩因次其韻

卷之十一

策略

應天

遠圖

任相

更化

卷十二

廟謨上

廟謨下

用竒

揆策上

揆策下

卷十三

巡幸

形勢上

形勢下

用人

朋黨

卷十四

封建

御將

賞功

勸武

募兵

卷十五

節費

議錢

平糴

實惠

除盜

卷十六

寄上李丞相書

寄上富樞密書

范香溪文集
答徐提幹書

答胡英彥書

上婺守周侍郎書

答姚令聲書

上潘大著書

代上范丞相書

上致政胡待制書

答羅駿夫書

與潘左司書

答虞夢符書

與林權縣書

卷之十七

賀中書張舍人啓

賀婺守林給事移鎮紹興府啓

賀婺州吳尚書復職再任啓

賀鄭侍郎移鎮平江府啓

賀樓樞密啓

賀徐江州啓

代賀詹中丞啓

代賀張帥啓

代賀章察院啓

代上太守謝解啓

代謝李提刑薦舉啓

代賀富樞密啓

代賀吳尚書知婺州啓

代賀羅尚書啓

代賀趙丞相畫像啓

回許丞啓

代謝循資啓

代賀許右丞啓

卷之十八

代謝太守薦舉啓

代上太守啓

代邑宰醮太一青詞

讀老子

讀管子

讀周禮

讀曾子

讀鄧析子

卷之十九

五帝紀辯

去四凶辯

孟母三徙辯

謝安矯情鎮物辯

琴辯

題史記貨殖傳

題韓愈原道

書曹參傳後

為周昌對呂后辭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卷之二十

馬喻

水旱說

鐵工問

對秦問

卷之二十一

徐忠壯傳

漢忠臣翟義傳

蔡孝子傳

卷之二十二

祭姪端受文

高府君墓誌銘

安人胡氏墓誌銘

吳子琳墓誌銘

右通直郎范公夫人章氏合祔誌

張府君墓誌銘

右朝請郎致仕范公墓誌銘代

附蒙齋先生遺文

秀野亭

半山亭

藏春園

題密山寺壁

喜智者華藏二禪老到寶惠

冬日寓寶惠教寺

此君軒

城南塔院

登釣臺

又仙山行

嶺南鞭春

題靈洞路

石磴

洞橋

下洞

怪石

天池泉

輓龍圖待制徐良能墓

新嫁別

祭叔香溪先生文

附楊溪先生遺文目錄

明復軒箴

秀野亭

遊寶惠寺山

香山塔院

范香溪先生文集目錄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
太倉稊米參爲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此心
心爲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
爲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
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

耳目箴

他耳則耳他目則目世儒之學因人碌碌聾盲於心
聞見淺俗我目吾目我耳吾耳中人之學聞見由已

緣於視聽徵之燭理不目而見不耳而聞上知之學
德性是尊無視無聽昭然者存

續丹宸六箴 并序

唐李衛公作丹宸六箴獻於寶曆天子分章措意
雖已篤忠而辭乏剴切或未能竭盡規儆輒不自
愚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患而難乎言者以發衛
公之諷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宸六箴

宵衣箴

高高者天昏昕靡忒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
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興宵終不明天謂失度

宵終不興君胡不懼雞人既詔叫庭燎既輝鸞聲將
矣敢告綴衣

正服箴

紂曳玉衣焚身之招靈紕估服為服之妖冕兮袞兮
夫豈不美靈胡為異紂胡為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顛
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笥視古已縟踰斯益愆
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圍一絲一粟王田王機惟王畀民
什一是私既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為作君貪醜

杯犀筋象君庖不充輕縑細罽補袞無庸焚裘却蛤
堯禹齊風

納誨箴

臣言廟上取喻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
君奚弗思凡厥鯁言君其聽之復諫違人君實自暴
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辯邪箴

謂犬似獲謂獲似狙謂狙似人犬斯人如正視犬人
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為犬姦邪亂正猶犬人疑
知人則哲辯似而非灼彼似非真贗兩定邪姦既明

亦克用正

防微箴

貂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
狎彼濫觴盈科必溢滔天作殃貂以熏身齊視猶戲
莽憑國戚漢用弗忌流蛆啜鳩臣子攸諱觸瑟薦魚
是真細事

舜蹠圖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
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
善之間也夫善利之念間不容髮一髮之差遂分舜

蹠學者可不戒且懼哉利不必謂貨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今有人焉修身慎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將以是有要焉是為利非為善也必其設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後可以謂之為善然則世之孜孜為善者豈易得哉此所以為舜之徒也孔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孟子曰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蓋聖賢之所謂利者其凡例如此予故發孟子之意為舜蹠圖謂夫善利之念起於心者其始

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與重天之顛又以謂雖舜也一罔念而狂雖蹠也一克念而聖舜去狂遠矣在一罔念間與狂同失蹠去聖亦遠矣在一克念間與聖同體人能於危微之際而得之則亦幾矣嗚呼孳孳為善所以熟吾仁也苟為善而一罔念則非孟子所謂孳孳者為利之心殆將乘間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說繫於舜蹠好學之士必有能力能知予心者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

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為義顧不大哉孔子以行已有恥為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焉穿窬士之所恥為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耻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

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誥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誥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如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入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

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愚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憚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旣或不旣食之所止明卽復焉

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進學齋銘

今人之學吾不能知古人之學庶乎可窺進學之義古人與稽嗚呼今人殊於古者習相懸也不古不今者心之所同然也今之學者期乎人古之學者成乎天也古人遠矣獨聞而知之者得其傳也吾求諸天

地天地有不言之教吾求諸萬物萬物有不言之益
吾求諸人有善不善無非吾師吾求諸身目視耳聽
手執足行動息言為無非物則吾求諸心萬理咸備
默焉而可得吾求諸性性吾天也天可學乎性不自
性能無學乎古之人進乎進知至至之止乎止知終
終之不進不止不止不能不進宜吾勤斯進而止則
無進無學矣且尚何為嗚呼力吾進所以妄企乎古
人也猶有進焉是吾有愧乎古人也思進以求止庶
或有至乎古人也一塋浮空衆微從之成一拳石廣
大之基其積不已止山峩巍有見乎此則歸然崇成

者初已形乎一塋之微進學之義於焉可推嗚呼安
得知幾之士而告之哉

愚齋銘

吾弟茂清築便室而名之曰愚浚為之銘以戒坐隅
曰人之生初性稟一區惟所習之則智則愚稽彼古
人夫豈子殊厥有過人則不可誣古人之同飲食以
居古人之異執德不渝子其戒之無迷厥初昔者子
淵愚於道朱穆愚於書狄山愚於忠淳于越愚於儒
北山為愚公西山為愚夫子其所謂愚者豈志是歟
不然則昧菽麥迷魯魚守錢而金其穴堅門而鐵其

范香溪文集
樞靜焉釋耕而守株動焉觸太行而敗其車是皆今
世人所謂真愚者也子其戒之無迷厥初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一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
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
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
者為愚知而不迷者為知不迷而止焉者為仁仁即
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
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
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
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為善善
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揚同論於軻不能無譏善果
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為衆說之惑苟
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
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
之將以為善乎將以為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
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
之偽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

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
言其不善則諱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
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揚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
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明言性之果善
果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
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
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
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
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
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

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輝光之謂大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或為善或為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乎人之性果初相近而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子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為善或為惡其性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為善人善人忘其

習而之惡未免為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同源及派而別流或清焉或濁焉雖未清濁之異然濁者澄之則為清清者汨之則為濁豈不以為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為惡介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為善冥然不移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不能化丹朱子以為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夫人之稟

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為上智氣濁之純則為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均則為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之故曰雖愚必明下愚則冥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丹朱氣濁之純者也雖堯其能使之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玃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

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益以惑矣

易論

昔者仲尼與羣弟子難疑答問及羣弟子相與論議而接聞於夫子其言具存凡二十篇曾無一以易為問者厥後孟軻以仁義之說倡於戰國其書凡三萬四千餘言亦無一語及易世儒疑之及觀秦燔典籍大經大法俱為寒灰而獨易以下筮之書得不亡滅然後知孔門弟子與孟軻之有得於易也蓋當春秋時有為易說者皆出於卜筮如周太史為陳侯筮陳仲遇觀之否曰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

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歸妹之睽猶無相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凡此類見於傳記不可縷數未有不卜筮而言易者况當秦之時去古益遠士不知經其獨以易為卜筮之書固宜然則言易者必出於卜筮則有得於易者固無待乎必言易也且孔子為上彖下豕上象下象上繫下繫與夫文言說卦序卦

雜卦先儒以爲十翼則夫子言易備矣而門人又何問乎至若孟軻說時君以正道初不爲甚高難行之論特出於桑而衣田而食禁數罟以繁魚鼈時斧斤以足材木育雞豚狗彘以爲老者之旨味使民得以養生送死無飢寒不給之虞其言雖不越乎日用易知之淺事要皆百姓所甚急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雖聖人復起無能變易而不用是乃軻之所以深於易也蓋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此數聖人者後世仰望意其道若登天然不可幾及逮者其取易象而制民用則不過網罟耒耜日中爲市製絲

麻布帛之衣與夫舟楫白杵服牛乘馬重門擊柝上棟下宇棺槨書契類皆日用易知之淺事然亦皆不可一日無有而歷千萬世所必行者蓋備物制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是乃易之所以爲精微深蹟而聖人所以通其變神而化之者也孟軻明乎此故其言王道不越乎民之日用是雖無一言及易其不爲深於易乎嗟夫易之卜筮爲用大矣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而極乎至精至變至神古之人惟知夫卜筮之用大故知易之廣大而不禦雖用以卜筮不害其深於易也後世徒以卜筮爲吉凶占驗而已故自軻

之外寡能明易者至漢人別著布卦以資射覆而自謂知易嗚呼其幾以易為戲哉

書論

予嘗讀大誥酒誥與夫多士多方等篇切怪其辭微義奧雖宿儒老學有疑滯而不能句者當時羣下何從明其說以知上之旨意哉或者以為三代盛時家塾黨庠所以肄業者固已目習耳熟則於上之誥命夫人而能通其義然抑聞之昔者史佚不斂下殤於宮召公問之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夫豈者怪拒之辭豈不可云者

周公所以深言不可也史佚不達其旨謂為許已因遂行之召公賢相也史佚賢史也以兩賢者而不能明周公之一言謂當時羣下夫人而能通誥命之說其可乎意者一時致仕之臣為州里父師少師坐于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羣下於誥命有不能曉則父師少師與州長黨正之徒開諭詔告使之心釋意解知所以教戒之義則庶乎可也陳壽曰臯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悉而煩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夫惟畧而雅故其言渾厚簡直理暢而旨顯惟悉而煩故其言丁寧反覆必有義奧而難通

者非聖人於作誥故爲是佶屈艱深之辭理勢然也
蓋聖人樂與人同欲發一言措一事惟恐少拂天下
之心凡所以曉告羣下者必累千數百言回復委曲
使天下之人煥然皆無疑於吾言而後已蓋其諭之
深則民知之審民知之審則其發命而作事天下靡
然趨之無允豫不前之惑聖人以為凡民雖愚要可
以理曉難以強服與其臨事而民心有所未喻相視
前却乃始有紛紛乖異之議孰若先事未發深陳而
力告之使羣下與吾一心無憚然不樂於吾所爲者
此聖人寬大忠厚之至所以盡人情使天下不難於

從令故其言不得不悉而煩也多士曰非我小國敢
弋商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
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又曰惟我事不貳適
惟爾王家我適夫當成王時商亡久矣而頑民嘗與
祿父爲惡翻動周公誅之豈其無罪而必曲爲遜辭
告之如此者意若以謂非我周敢弋取商命惟天不
與商惟民秉心爲我爾王家固已之我不復有變矣
爾商民何爲不服哉蓋聖人務使天下樂推不厭故
不以力誅頑民之身而必欲有以深服其心夫惟深
服其心也是以周雖衰猶歷數百年雖無賢聖之君

人心猶歸之不去然則周誥之煩是周公所以服人心也非其理勢然歟

詩論

孔子純取周詩上摭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掇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

之心至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欽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興而詩之義始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事故不得不爲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葛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又

四章皆言國人喪亡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矜寡不能自存詩不言矜寡困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矜寡困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為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復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而知周之興紂之所以亡也讀黍離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

也讀兔爰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苕之華而知夷狄之凌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為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漸其變為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爭立之禍也讀丰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之盛德之修也讀幽厲陳靈之詩而知放逆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穿鑿遷就而自明者也

春秋論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湮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昔者楚人賣珠於鄭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綴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櫝也唐盧仝善學春秋束三傳於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

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修好謂哉仝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桓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穀梁傳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謹豈禮也哉仝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仝則曰齊

為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全之說若此類者衆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複熟締玩然後知聖人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止以歸凡伯天子使楚止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止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為戎纍囚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

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故見伐于楚止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凡伯於楚止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任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月令論

月令見今戴記漢賈逵馬融蔡邕魏王肅皆以為周公作晉孔晁因曰周公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

而鄭康成高誘等以為秦呂不韋時集諸儒作唐孔
穎達因曰不韋十二月紀正與月令文同而小異者
纔三數字耳束皙則又以為夏時之書劉子珪則又
以為秦諸儒取聖王月令之事記之牛里仁則又以
為雜有虞夏商周之法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全稱
秦典然竊考之周三公不稱相至六國時始稱相而
月令孟春日命相布德和令周有大司馬無太尉至
秦官始有太尉而月令孟夏日命太尉贊桀俊周有
內宰無奄尹而仲冬日命奄尹申宮令周有酒人無
酋人而仲冬日命大酋秫稻必齊周以建子為正而

季秋曰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周以上春釁
龜而孟冬日命太史釁龜周五時迎氣皆前期十日
齊而孟春日先立春三日天子齊又若孟春言兵戎
不起不可從我始仲冬言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
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之類決非周公語也則月
令不出周公時明甚然當呂不韋時秦始皇未并天
下尚稱王而月令云天子秦未改周政而月令以孟
冬為歲首不韋方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食客
至三千人家僮至萬人而月令仲冬云罷官之無事
者凡此又疑不盡為呂氏時書也若以始皇既并天

下稱天子而秦人取不韋書增加之為月令耶則始皇既并天下罷侯置守矣而月令孟夏曰行賞封諸侯始皇置三十六郡矣而季夏曰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牧芻以養犧牲始皇以十月朔為正矣而季冬曰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始皇子弟為匹夫矣而季冬曰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秦始皇更民名曰黔首矣而孟春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始皇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矣而孟春曰天子載青旗衣青衣凡此則又非始皇為帝時書也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既為帝時

書則月令果何人作耶予詳求其說蓋以為呂氏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十二紀初非出一手也至漢淮南王安與蘇飛李尚及諸儒大山小山等著書又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為時則訓今見淮南鴻烈解蓋亦諸儒為之而非出一手也夫十二紀既非出一手漢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已而禮家抄合於禮紀則月令豈一人之為哉意不韋賓客著所聞或取虞夏商周之遺典或據時事以為說其後漢諸儒又增加之故月令官名時事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何以知月令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蓋鸞車有

虞氏之路也而孟春曰天子乘鸞路周之大司寇在夏為大理而孟秋曰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又凡月令皆本夏時多與夏小正合而車旗衣服皆取於商之制而有變焉以此知其雜用虞夏商周之制也何以知月令雜用漢制也按前所論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以為周則不當謂十月以為秦則不當言諸侯蓋淮南王安與諸儒著書在文帝時漢猶以冬十月為歲首而又有諸侯故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日之說惟稽之漢制無齟齬不合者當是漢儒增加不韋季秋紀中語而漢人傳者因以鴻烈解為

正併易呂氏季秋本文從時則訓禮家又取以為月令故今三書季秋合諸侯與為來歲受朔日文皆同以此知其雜用漢制也何以知漢人取十二月紀增加之也按周禮秋獻龜與凡取龜皆用秋時實夏之秋耳月令季夏乃曰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蓋作月令者誤以秋獻龜據周秋之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故妄於季夏言登龜以其誤妄知漢人增加之也又按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指寅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服八風水爨箕燧火東方御女青色衣青衣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左个以出

范香溪文集
春令凡此類皆呂氏書所無則漢人增加亦多矣豈
惟季秋紀哉鄭康成於鴻雁來注云今月令鴻皆為
候孔穎達謂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為古不入禮
記者為今蓋戴聖刪大戴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
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明堂位樂
記合四十九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二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堯典論

夫子序書辭嚴旨奧不越數言而終篇大義粲然可
明若序堯典言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
于位禪于虞舜則堯之廣大同天始能格于上下協
和萬邦終能求賢于側陋授以天下盛德大業已備
見矣後世邪說橫議詆誣大聖謂堯幽囚謂舜臣堯
怪妄百出特考是數言而唐虞禪紹之美昭若白日
紛紛詭論不攻自破蓋功成者去天道固然堯將遜
位不以授丹朱而授舜是謂天下為公之道故曰將

遜于位禪于虞舜聖言折衷堯舜之道益明於是又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對宰我之問亦云陶唐其仁如天孟子推其說則曰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蓋堯以天下授丹朱則丹朱利而天下病以天下授舜則天下利而丹朱病堯曰吾終不以天下之病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方其念丹朱與天下利病孰輕孰重苟懷一毫有我之心則視利天下不足以病其子視利其子雖病天下不屑也惟堯無我視天下猶吾子也視利天下猶利吾子也如是則吾子與天下何擇焉所利者眾則為之耳且授舜之利公利也授丹朱

之利私利也不以私利易公利此天心也此其所以能視天下猶吾子而則天之為天下得舜而如天之仁也同天如此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文無不被思無不通而其神能光宅天下也夫以堯舜聖德光明盛大胡可以管窺蠡測妄議涯畛而世儒謂堯行天道以治人舜行人道以奉天是不惟不知堯舜抑亦不知道又不知天人也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推本而言之也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者一道也在天則謂之天道在地則謂之地道在人則謂之人道揚

雄曰善言天地者以人事善言人事者以天地故合
天地人而言之其致一也古之王者必承天意以從
事是天理即人事也王者欲有所為必求端於天是
人事即天理也又况聖人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所行動無非天
謂堯行天道豈與人事異耶謂舜行人道豈與天道
異耶苟謂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為行
天道耶則欽授人時而天與人一矣苟謂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為行天道耶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而天
與人一矣苟謂舜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於四門四

門穆穆為行人道耶則烈風雷雨弗迷而人與天一
矣苟謂舜咨十有二人各欽其職為行人道耶則惟
時亮天工而人與天一矣嗟夫世儒之論是不知堯
舜者也是不知道者也是不知天人者也

湯誓仲虺之誥論

湯之伐桀為天下除虐也而商人乃曰我后不恤我
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此豈於人心有不順哉蓋商
人以穡事為念商人之私心也成湯以正夏為急天
下之公也商人知安湯之仁而不知天下苦桀之虐
謂克終穡事有食以飽吾商人足矣天下苦桀虐我

其如彼何夏罪雖至極彼其如我何嗟夫知有商人而不知有天下是商人之私心也惟湯則以為普天之下舉歸吾仁率土之衆誰非商民博施濟衆豈非吾心弔民伐罪豈非吾事苟急吾穡徒能飽吾有衆而已彼天下之罹桀殘虐割剝者甚溺于塗甚踣于爐呼天無告急于倒掛吾其坐視而不救歟則吾心有外矣吾為不仁矣吾其以天下為非我矣吾其上負皇天之眷求下負萬國來蘇之望矣必往之誓胡可前却而不果哉嗟夫以天下為商人而不以商人外天下是天下之公心也然而湯能以天下之公心

伐天下之同害上承天意下協民願宜無不慊而猶有慊德何哉蓋以臣伐君以諸侯為天子以一國有天下天下之至難也天下之至疑也聖人行之聖人之不幸也聖人之不得已也成湯丁所遇之不幸而處勢之不得已故果於必往行天下之至難冒天下之至疑故猶有慊德其必往也以救萬方之禍其有慊德也以憂萬世之亂救萬方之禍者仁也憂萬世之亂者仁之至也此成湯所以為聖人也仲虺以湯之懷慊雖出於仁厚而恐或至於動心以害大有為之志故陳義作誥以釋湯意首言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繼言夏王有罪帝用不臧是天意釋桀而眷湯湯可以仰無愧於天矣又言商家邦于有夏若莠稗之必見剪除商人危懼同心患桀又言湯之寬仁彰信天下攸徂之民相慶僉至是人心去桀而歸湯湯可以俯無忤於人矣仰無愧俯無忤何為猶有慚德也哉且以常人言之凡所謂貴有天下者為得便私適已肆意極情選聲以娛聽選色以從欲積財儲貨以厚自封殖橫心所念無不自如然後為快也成湯乃獨不適聲色不殖貨利則何利於有天下也哉亦興天下所同利而已興天下所同利非利已也又

何慚德之有哉然而仲虺之忠篤於愛君惟恐成湯自大或有多心驕志故雖釋湯之懷慚而猶告以昭德建中制事制心之道又告以自滿自用慎終惟始之戒也成湯之心不忘戒慎惟恐有侈心驕志忽不自知故雖無庸懷慚而猶誕告萬方以茲朕未知獲戾於上下慄慄危懼若將殞于深淵又告以朕躬有罪不敢自赦無以萬方也凡湯之能有萬邦實用此道故荀卿曰湯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義與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而天下歸之豈不信哉

伊訓論

爲人君者必鑒前古然後可以知興替必法先王然後可以繼統業伊尹訓太甲稱有夏先後禹啓少康德足以格天地寧鬼神微及於鳥獸魚鼈咸遂其生逮桀弗率天降禍灾假手于湯討而伐之是欲太甲鑒前古而知興替之由也又稱成湯布昭不殺之聖武以寬政代桀虐用得衆心而兆民允懷又稱湯自始修人事之紀以至于有萬邦本乎無我以從諫諍法古以若先民爲君明爲臣忠其恕也與人不求備其仁也儉身若不及所以能膺天命有天下其難如此是欲太甲法先王以繼統業之重也鑒前古以知

興替法先王以繼統業爲君之要舉矣至若戒以嗣德在初欲其慎始戒以立愛爲親立敬爲長欲其務本言湯之求哲人俾輔後嗣則告以舊人可與圖政言湯之制官刑有三風十愆則告以一過可以亡國言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則告以天之禍福無心唯人自召言德罔小萬邦惟慶不德罔大墜厥宗則告以小善足以福天下小惡足以覆宗廟凡其格言善訓丁寧切至如此可謂忠亮篤誠以道事君者也此所以營于桐宮而太甲不之疑天下不之議百世之下言忠臣者必推之也

太甲三篇論

太甲既立不惠於阿衡伊尹時為受遺大臣懼其失道以危基業乃作書以示訓戒太甲上篇是也王能自艾克終允德伊尹又作書太甲中篇是也伊尹精忠篤誠喜君悔過丁寧申誥冀其大善故又作書太甲下篇是也歷考三篇旨義大要以終始欽慎為戒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太甲不克于厥初悔過而反善得不以終始為戒乎人君不欽厥德乃墜厥命弗慎厥德雖悔可追况太甲嘗以欲敗度縱敗禮得不以欽慎為戒乎是故其言有曰惟尹躬先見於

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此蓋戒以君臣皆當由忠信而有終也傳曰忠信為周則自周有終者由忠信而有終也忠蓋言吾無息者也信蓋言吾實然者也實然而無息豈不有終乎使不忠信則無物矣焉能有終乎大學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言忠信則得道不忠信則失道苟得之而又失之非有終也在易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孔子明之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以居

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夫惟君子忠信以進德故能始而知至至之卒而知終終之非自周有終乎是道也居上在下莫不由之故有夏先后君臣皆有克終之美太甲所宜勉也伊尹又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蓋戒以當慎儉德以為永圖而克終也記曰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又曰儉近仁以儉為求役仁以儉為近仁則所謂儉者非特儉以足用之謂苟能守約而心不恣縱是儉德也是故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凡儉而守約皆可以悠久而無窮今伊尹告太甲以慎乃儉德是永圖也

知儉為守約則所以慎者蓋有要矣亦曰儉於心而戒慎之耳伊尹又曰終始慎厥與蓋戒以慎夫與賢而克終也權輿之詩刺秦康公與賢有始而無終蓋知賢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皆非與賢有終之謂也惟能待以至誠則是終始慎厥與之道若所謂至誠樂與賢者共之是也伊尹又曰慎終于始蓋戒以慎終之道在先慎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夫慎始而不終者有矣未有不慎始而有終者也凡欲慎終當於始而慎之故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繆之千里能慎始則終不繆是乃所以為

慎終也伊尹又曰祗爾厥辟又曰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欲其敬所以爲君之道而率循湯之所行也夏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爲君不敬則有朽索之懼固宜祗厥辟也然苟不知其所止則安能盡君道故又曰欽厥止蓋言所謂祗爾厥辟者在欽厥止也大學曰爲人君止於仁君能止於仁則心爲仁心心爲仁則言皆仁言術皆仁術政皆仁政無所往而不爲仁矣然仁天理也必敬以直內然後天理存故欲止於仁不可以不敬不敬且不可以求仁其況能止於仁乎觀孔子對仲

弓樊遲問仁必告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居處恭執事敬是必敬而後可以求仁也況欲止於仁其可以不敬乎詩稱文王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亦欽厥止之義也使太甲能知止於仁而克敬則可以繼湯之克仁是率乃祖之攸行也伊尹又曰皇天無親克敬爲親是又告以皇天所以親人君由乎克敬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道甚明人君不可不敬敬則天必親之雖高高在上而日監在茲也夫惟敬以直內而天理存是天之所親也詩曰昊天曰明

范香溪文集
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天道未嘗不與人
出入往來游行衍溢以天親克敬之義求之則可見
矣伊尹又曰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
有令緒尚鑑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是
又告以克敬非特爲天所親也而成湯又能勉敬厥
德終至於不勉而誠誠則天故克配上帝今王亦宜
監湯而勉於敬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
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湯之聖敬所以日躋者以
勉欽厥德故也帝所以命之式于九圍者以其克配
上帝故也

咸有一德論

伊尹既復政太甲將告歸陳戒于德而終篇以一爲
言所以啓迪其君者可謂要矣所以望于其君者可
謂重矣至哉一乎大哉一乎粵自元氣未判混然純
全命之曰太一及其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
爲四時列而爲鬼神散而爲萬物則是一也無乎不
在故天地以是一而獨化陰陽以是一而不測四時
以是一而變通鬼神以是一而體物不遺萬物以是
一而各正性命其在人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先意我
必固舉絕之際混然純全亦人之太一也及夫目得

之而視耳得之而聽口得之而言四體得之而動作則是一也無乎不在故視以是一而明聽以是一而聰言以是一而從動作以是一而順由是一而不知者為愚知是一者為智守是一者為賢性是一者為聖至於聖則無往而不一矣是故會萬物以為一身一體之也合萬殊為一物一同之也洞萬理為一致一貫之也冥萬世為一息一通之也攝萬善于一德一該之也應萬變于一心一統之也至於一天人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無往而不一用能與天地配其體與鬼神即其靈與陰陽擬其化與四時合

其誠天地鬼神陰陽四時吾之一與之為一矣則於治天下何有哉論一至此蓋性是一者也則於聖人何有哉荀卿載舜之言曰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刑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耶夫何足致也荀卿又曰一與一是為聖人又曰一而不二為聖人今伊尹所以告戒其君懇懇以一為言是以治天下之本啓迪之也豈不要哉是以聖人之事望之也豈不重哉

說命三篇論

高宗得傳說言夢帝賚予良弼何也曰人心其神矣

乎苟惟精一則虛明洞達事物之至無不感通故孔子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方高宗恭默思道蓋清明矣至誠矣志氣如神矣可以前知矣則帝賚良弼形于宵夢又何疑哉世之議者妄謂高宗知傳說之賢遽欲引以為相懼羣臣不心服天下不以為宜因假夢以神其事以要信於一時嗚呼其誣高宗乎使誠假夢以用說豈不為偽乎彼其三年不言亦已久矣烏可偽為乎揚雄曰夫信周其誠上通于天高宗誠與天通天以良弼賚之此甚盛德也議者誣以為偽豈非所謂邪說橫議乎

春秋外傳曰昔商武丁聳其德至于神明又曰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廣也其智之不疾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又曰使之象夢旁求四方之賢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夫惟高宗不以睿知自大精意思道恭默以聳其德至于神明故誠格上帝夢得賢輔初非知其為傳說也以宵夢所見之象旁求得之然後知其為傳說也考於經合於傳其說甚明而議者謂為假夢是不知至誠上通至于神明之道而妄論如此意必以為高宗不能往夢傳說傳說不能見夢高宗也殊不知人之誠心殆

猶明鑑鑑明洞徹無物不形雖羣象雜委于前而色
色呈露無得遁者鑑非往照物無來心實感通之理
冥於自然耳高宗之誠善必先知則夢得賢人與鑑
燭物何異蓋高宗恭默所思思得良弼以自輔耳逮
其精誠感通則同焉者合類焉者應乃有良弼見於
正夢初非彼來亦非此往神交默契莫知所以然而
然耳從是觀之豈非甚盛耶其可以邪說誣為偽事
耶然觀高宗既得傳說立以為相命之納誨責以正
已使之作礪責以濟已使之作舟楫責以澤民使之
作霖雨又責以啟沃如藥石又責以為已明謨如跣

視地又責以作成已德如麴蘖又責以可否相濟如
鹽梅又責以繼美于阿衡其望說之心可謂切至矣
而說之進言勤勤反覆大概惟以從諫務學任人為
先何哉蓋從諫帝王之大烈而學之為王者事其已
久矣至於任人則治亂安危繫焉是三者實人主之
要務又况能從諫則舍已從人無我而為聖矣能務
學則可以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而為聖矣能任人則
得良臣以助而為聖矣三者皆為聖之道而傳說乃
以望高宗則其待高宗者為如何哉其所以任高宗
之責者為如何哉抑嘗觀成湯改過不吝而從諫弗

范香溪文集
弗其於伊尹則學焉而後臣之其任人也則德懋懋
官功懋懋賞是從諫務學任人三者湯皆力行而盡
之矣高宗之命說固嘗曰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
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又曰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凡所以望說者皆冀其佐已使
已蹈迪成湯之蹤而繼承之則說以湯所力行者爲
輔導不亦宜乎

洪範論

洪範九疇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也上天錫之大
禹明之武王訪之箕子申之論其所以爲大法則古

聖人皆得之天下之人共由之百世之王莫不法之
其類雖九而天地人神事物萬殊無不綜貫極其同
歸則一於皇極而已矣蓋皇極者大中也天下之道
至中而極無餘理矣宜乎九疇之叙皇極居中總包
上下爲其至極而無餘可以盡天下之理故也今夫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是天地之道本乎皇極也人受
天地之中以生是人亦本乎皇極也中庸之道與鬼
神之道相似是神亦本乎皇極也凡所立事無得過
與不及當用大中之道是事亦本乎皇極也春爲陽
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是物亦本乎皇極

也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一皆本乎皇極則九疇之義
非皇極則於其間可乎是故一五行得皇極則水潤
下火炎上木曲直金從革土稼穡無不得其中矣二
五事得皇極則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無不得其
中矣三八政得皇極則食貨與祀司徒司空司寇賓
師無不得其中矣四五紀得皇極則歲月日星辰曆
數無不得其中矣六三德得皇極則正直剛克柔克
無不得其中矣七稽疑得皇極則卜五占用二衍忒
無不得其中矣八庶徵得皇極則雨暘燠寒風無不
得其中矣九五福得皇極則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

命無不得其中矣然則大法之類雖曰有九而九類
所以能綜貫天地人神事物萬殊之理者實一本乎
皇極也蓋五行五紀庶徵之類言天地萬物之中也
五事八政三德五福六極之類言人與事之中也八
政之祀五紀之曆數與夫稽疑命卜筮之類言人與
神之中也天地人神事物莫不有中而九疇該之皇
極一以貫之可不謂大法耶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論

附

君陳

嘗考諸經蓋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八篇雖辭語繁悉指各不同然大要以商人心未服周而作也說者或以爲商自湯已下七王之德感人也深方紂肆虐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歸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商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信如此言則是武王周公不足以服商人也非商人之頑爲難服也蓋嘗以商周論之商代夏周代商其事則同湯伐桀以救民武王伐紂以遏亂其心則同湯升陞致天之罰武王渡孟津底天之罰其奉天命則同湯有萬邦兆民永懷武王定天下萬姓悅服其

得人心則同湯武之道無不同也何爲夏人歸商不復攜叛而商人歸周屢爲翻動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鎮撫久猶未服豈無自而然哉蓋桀雖不道得罪人神自取滅亡與紂相似然書曰紂罪浮于桀則是紂惡視桀爲又甚也觀湯誓衆之辭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告萬方之辭曰夏王滅德作威流毒下國此固足以失天下矣然未若紂惡之爲大而天下化桀之惡亦未若商人化紂之惡之深矣觀武王誓衆動數紂之惡踰數十條過桀遠甚而淫酗肆虐商人化之罔不沈湎于酒草竊姦

究上而卿士相師為非度下而小民相與為敵雖其凶艷惡德餘風遺毒淪人骨髓溢於後世庶羣自酒殆不可禁自作不典殆不可安武庚之惡猶丹朱然使堯在上未必不傲虐商人之惡猶苗民然使舜在上未必不逆命然則雖以成王之賢周公之聖又佐以召公同心鎮撫久猶未服無足疑者是商人之頑至難服也非成王周公服之難也又况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口化人之情不特使之革面其治人而未治也必皇自祗德不以責諸人其計安天下必為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成王周召之意若以謂商

人難化非商人之罪化紂之惡深也既曰頑民矣吾其可忿疾之乎吾不能使風移俗易樂從誠服而惟禁之以令臨之以威劫之以刑俾莫我敢違則是徒服其口耳彼將不敢言而敢怒詎能服其心乎是徒使之革面耳彼將苟免無恥詎能化其情乎是徒責諸人耳彼將謂我不先自治而非議之詎能無媿於祗德乎是徒苟為目前一切之計耳彼將傾耳戴目懷異志而幸禍亂矣詎能為百世計乎且周之得天下非取之也以德行仁天下自歸之也天下自歸之又烏可以威令與刑加商人而強服之哉此則成王

周公之心也是故成王周公之於商人也念之至深待之至寬處之至厚作成周使之遷庶幾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擇康叔爲之君庶幾乃大明服其勅懋和歷言商之亡以淫泆不明取天罰使知天之所廢非人力可興又歷言周之王以明慎用德受天命使知天之所興非人力可勝告康叔有曰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是欲定商人之也以同心也誥多方有曰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是欲使商人之也愛周而自安也凡此類豈非欲服其心不服其口之謂乎誥康叔有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舊又曰作新

民是欲使商人盡去舊惡遷善而自新也告多士有曰告爾商多士今予惟不爾殺惟予時命有申是欲使商人誠服于教命不以刑戮威之也召公告成王有曰王先服商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是欲節商人之性而使之進于善也凡此類豈非欲化其情不特使之革面之謂乎於大誥有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是雖商人爲叛而以過事爲在已也誥康叔有曰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是雖商人不安而以爲天罰已罪也凡此類豈非皇自祇

德不責諸人之謂乎其告康叔有曰聽朕告汝乃以商民世享是欲使康叔安商人為世世享國之圖也於梓材有曰已若茲鑒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欲康叔安商人為周家萬年之圖也於洛誥有曰王侔商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是欲商人永懷周德為萬年圖也凡此類豈非欲百世計不為目前一切計乎成王周公之治商人必欲服其心必欲化其情其自治也必皇自祇德必為百世計處已處人可謂兩盡矣宜其終能使頑民咸化也然而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猶曰

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又曰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又曰爾無忿疾于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諄諄訓戒皆欲其不恃威令刑辟務為寬容豈非終不欲以力強服商人哉

君牙罔命呂刑論

穆王之書見於經者三篇命君牙為大司徒命伯冏為大僕正命呂侯訓暢夏刑其言皆丁寧告戒以求助輕刑為意夫子錄而叙之與典謨並傳自餘無穆王事見於經者以三篇為聖人所取則穆王信亦賢矣而好議論者掎摭傳記不典之語橫加詆訾謂穆

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聽又謂其欲以車轍馬迹周天下祭公謀父誦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嗟乎信不典之語如此不幾於廢經乎世有善爲春秋者以經考傳之真僞是學經之法也豈惟春秋哉凡百家傳記有議論皆當折衷于聖言今遽以傳記廢經遂謂穆王非賢甚不可也且二說皆出於左氏左氏浮誇而失之誣者也竊求諸經穆王命其臣使翼已作股肱心膂又命左右前後之士正救所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又以厥后自聖爲戒輸誠求助切至如此豈不能聽謀父之諫乎且以祈招一詩猶能止王非

心則欲征犬戎謀父進諫累數百言寧有不能止其行乎又求諸經穆王能念前人付託之重戒慎恐懼若涉冰蹈虎怵惕惟厲至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此其心與堯舜禹湯文武戰戰慄慄之心何異又慕文武出入起居罔有弗欽此其志亦高矣何至於肆其侈心周行天下乎呂刑一篇首言蚩尤作亂苗民淫虐繼言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臯陶制百姓于刑之中又歷言察獄欽刑中正審克之道大要以慎罰不濫宥過從輕爲意原其設心雖小青薄罪猶將盡心焉况甲兵大刑其肯輕用以不享責犬戎妄加討伐乎以

君牙罔命呂刑三篇考左氏記穆王事則其偽著矣

范香溪先生文集卷之三



